

试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

陈 祖 华

党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探讨,正是响应党的这一号召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它谈不上有什么质量,只不过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哲学思考,是哲学面向现实生活的一种尝试。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这一新的理论课题。不用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民主与法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实行人口控制,保护生态环境,等等。没有全国人民在上述各个方面的团结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不要哲学理论的指导。斯大林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①因此,为了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的探讨。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顾名思义,它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这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和说明。它不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某一个方面,诸如工业,或者农业,或者商业,或者文化,或者教育等等为对象,而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这一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规律性。这里,有可能提出如下疑问:这种哲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从对象上看,经济学一般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经济学”,主要不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联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学问。至于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是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是以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生产力,既不限于研究经济关系,也不限于研究政治关系,而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等等因素,以及按其他标准划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从这里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有机整体的特性以及作为“系统的系统”的特性;二是它研究“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②。当然,这不是回到古代那种包揽一切科学的哲学,而是各门科学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整体化的理论升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逻辑即本质、规律性的理论表现。第二,从任务上

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于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于揭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谋求解放的规律,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则在于揭示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的规律,为经济、社会(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诸因素)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提供依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方法。如此说来,这种哲学岂不同历史唯物论无原则区别?诚然,它的对象、任务与历史唯物论有一致的地方,因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与整体规律,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是有很—大差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受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支配的,但这些—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体现却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再者,历史唯物论创立于十九世纪,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在这段时间内,不仅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产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课题,需要把历史唯物论向前推进,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哲学将对推进历史唯物论,推进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一体化作出贡献。

有些人常常以为,哲学一开口就要讲宇宙的话(辩证唯物论)、至少要讲自然、或者社会、或者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认识论等)、而除此以外,则不能算哲学。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不光有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而且有科学哲学、对各部门自然科学的哲学探讨、法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哲学分支。这些分支要从某一领域入手,并密切联系这一领域的特殊规律去论述最普遍的发展规律,然而并非满口都是全宇宙的语言。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分界本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已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所证实,就是它们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故不能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社会发展的某一特殊阶段而否定它的哲学性质。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样,都具有从整体化到分化,从分化再到更—般程度的整体化的发展规律。哲学最初是囊括一切科学的科学,这是人们早已了解的常识。尔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各门具体科学相继独立,只剩下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③确切地说,这一分化并不是哲学本身的分化,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化。从此以后,哲学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纯”哲学,一个方向是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哲学探讨,并且这种对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探讨随着科学本身的分化在加速进行。哲学的分化是建立在具体科学分化的基础之上的,而哲学的整体化也同样是建立在各门具体科学整体化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哲学分化的必然结果。因此,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是符合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它既是哲学的分化,又必将为哲学在新的基础上整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数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发展虽然是两个相反的方向,然而它们最终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构”^④。数学发展的这一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的发展也是有颇为深刻的启示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作为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二

从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出发,作者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是对经济建设的哲学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关于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

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生产、流通、消费与分配的关系,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关于人民生活、生产与建设的关系,关于中央与地方、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是经济学的问题,又是哲学问题,我们不能以哲学的思辨去代替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从来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的。且不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以及所产生的巨大成果《资本论》,就拿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说,都离不开对经济现象的哲学思考与哲学分析。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关系的时候,涉及到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如辩证法的客观性与全面性、矛盾诸方面的对立与统一,矛盾的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理论,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等等。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许多失误,都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有极大的关系。今天,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对以往的失误作一番清理,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并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无疑是指导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人口控制、生态平衡等等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或“总体”^⑤,去研究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的关系,研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关系,研究经济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的关系,研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依靠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能够解决的,需要有许多学科的配合,其中自然离不开哲学的探讨。分别研究上述各因素、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不限于此。更为重要的课题,是在于研究上述诸种因素所构成的整体发展的规律性。如果说前面我们所列举的那些问题还有可能既是哲学问题,又是部门科学问题的话,那末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诸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发展的规律性,则只能是一个哲学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一重大的哲学问题,实践证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例如普遍联系的思想,系统性原则,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理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理论,过程论等。很显然,离开了这些基本原理,我们就无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握和论证我们的战略重点、战略部署,无法把握整体发展的规律性并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当然,这丝毫也不是说,要正确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可以拒绝现代自然科学、横断科学以及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新成果,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吸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优秀成果,来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并领导这一巨大工程的实施。

第三,考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际环境的相互关系,考察我国对外关系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规律,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部署,正确认识我国到本世纪末的三大任务及其相互关系,正确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对内政策,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其中,运用内因与外因、系统与环境的辩证法,科学分析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际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哲学上论证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方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坚持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科学地阐明对外关系中经济、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诸因素的关

系，等等，都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哲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第四、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经济组织、价格体系、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精简机构，必须改革商业，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科研体制等等。总之，“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问题进行哲学的探讨，从而为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原则。很显然，我们在改革中首先面临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划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行全面改革的界线，说明这种改革的性质和必要性。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去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与特点，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辩证本性。除此以外，在改革中还涉及到全面、系统的改革与有领导、有步骤的改革的关系问题，有步骤的改革与某些方面改革的同步性问题，经济领域改革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改革的关系问题，改革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典型试验与普遍推广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离开了哲学的探讨与哲学的论证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仅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与国防，不仅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包括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包括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靠人去实现的，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人民的幸福、民族的昌盛、国家的繁荣，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素质、性格、能力、工作节奏、创造精神的关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研究教育、文化、民族传统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法，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坚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应该是我们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六，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限于经济建设这一条战线，还广泛地涉及到政治生活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这个前提下妥善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矛盾；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坚持既走群众路线，又不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坚持疏导的方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来处理各种矛盾，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无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颇为深刻的教训，需要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并加以哲学的探讨。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将不是更少、更简单，而是更多、更复杂，经济领域中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越来越复杂，在改革中也将出现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但这种经验还不是很多、很成熟，更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总结。

第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生前一再号召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⑦。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实践发展了，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有必要并且有可

能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调查研究的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进行的人口普查,在经济方面进行的“百村调查”,借助于信息论而建立的商品信息反馈系统,以及通过各级党政机构、经济组织所进行的调查,就手段、规模、专业化程度以及理论等方面来说,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使之上升为一般方法,用以指导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工作中,已开始运用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和控制论方法来处理和解决问题,并开始把这些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这些都为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待于我们从哲学上去进行研究与总结。三中全会以来,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把握中心环节,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的方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抓中间、带两头的方法在整党试点工作中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分类指导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数量分析与质量分析方法更加科学化,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进一步系统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行技术咨询,选择最佳方案,进行可行性试验,建立“知识库”、“智囊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迈出了新的步伐。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方面,我们党由于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尊重知识与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决策与工作的失误,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领导方法必须实现由手工业方式到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将有它活动的广阔天地。

第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所要研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课题,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解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⑧问题。这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以实践的观点来深入分析和说明社会主义不存在统一的模式,有分析地吸取社会主义各国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包括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特殊国情,不限于经济,还有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以及历史传统等等。在研究我国特殊国情的时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分析,要讲求客观性、全面性,要抓住重点,又要有发展的眼光,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切忌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为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把握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据,制定我们的各项具体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文件所总结的十条原则,我国经济发展的十条方针,我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已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的一些要点,为我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指明了方向。

以上,我们初步列举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所应研究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是列举,所以它不可能是准确的和完备的,更不意味着提出某种理论结构,它的对象、任务以及理论体系都有待于在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与确定。

三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不妨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首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必须以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依据。党的重要文献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并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从哲学的高度作了精辟的论

述。例如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一系列论述，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系列论述，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关于实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系列论述，陈云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的许多讲话，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指明了方向，需要我們认真地学习和领会。

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历史。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最后走上了胜利坦途的历史经验，再联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两次胜利与两次挫折之后的大彻大悟，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定会更加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无疑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把眼光只限于中国。我们要具体分析各国的特殊国情，具体分析各国所走的道路的特点及其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并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对比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属于性质根本不同的范畴，这一点不容忽视。但是资本主义各国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与国防现代化方面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吸取。

第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必须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实践中的运用。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困难的工作，是集体的事业，又是富有创造性的事业。哲学家不可能独立地完成这一事业，而只能尽可能地吸取科学与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哲学的概括与论证。

第五、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必须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一刻也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的基本原理。一切以为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未曾经历过的伟大事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巨大工程，我们必须有分析地吸取人类的一切智慧，包括批判地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至现代哲学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哲学，发挥它超出于其他一切哲学对于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

注释：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

④ 参阅L·A·斯蒂恩主编：《今日数学》第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35页。

⑥⑧ 《邓小平文选》第282、14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